

馬克思著
博洽德編

通資 俗本論

李季譯

神州國光社

論資本的通俗

著 者 馬 克 斯
編 縮 博 洽 德
譯 季 李

神州國光社

通 俗 資 本 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出版

實
價

原 著 編 者 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馬 克 斯 博 洽 德 李 季 神 州 國 光 社 神 州 國 光 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編者序言

社會主義的紀元是從一九一八年德國十一月革命開始的。社會主義與社會化是現時的標語。然社會主義是指什麼呢？認識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不僅是一般智識分子目下切要的企圖，並且是每個人「當今的急務」。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開創者是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年生於居利，一八八三年死於倫敦）。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是含在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中的。現在讀這部書是每個願意了解現代「社會」發達，或願意在其中活動的人不可避免的義務。

然這種義務却是很不容易履行的。誰要讀「資本論」，誰就會遇着許多的困難。我們的確可以說，平常人是不能夠讀的。然大多數人固為平常人。

第一，就是「書的」分量巨大。這種著作分三卷，不下二千二百大頁。凡要兼顧自己

職業而非專門研究的人，誰能讀此書！第二，〔書中的〕語法，是非常難了解的。凡認一個偉大人物一切事件都值得讚美的阿諛者，以為馬克思的文體是明晰，正確，並且容易了解。這種主張就是對於他為報章而作的小論文，也不恰當。誰要是以此去評他的經濟學著作，簡直是說謊。要了解他的語法，不僅是要對於他這種著作有一種深入〔的研究〕，一種精神上的大努力，和一種寢饋於斯的嗜好，並且還要有一種淵博的國民經濟學上的修練。至於難解的理由是很容易知道的。馬克思所成就的，是一種偉大的思想工作。凡他以前的國民經濟學所成就的一切東西，他都精通了，他並且由自己研究〔的所得〕將這種材料大大地增加起來了；他對於一切經濟上的問題都徹底思索過，並且恰恰使此等問題中最重要的，達到全新的解決。他的全部精神，他的全部力量既是這樣注於內容上，所以他對於形式，就沒有着重了。他不斷地注重思想的豐富，所以他便不復措意於語法了。有無數事情對於他是見慣的，十分顯明的，然沒有這樣廣大知識的人，便極難了解，這是不復感覺得到的。〔他的語法的難解〕特別是因他殆沒有想及為平常人而著〔此書〕。

他是要做一部專門學術上的著作。

無論此事是如何的，然對於「馬克思」語法的艱深，只有多費時間與勞動力，才能够制勝，而平常人對於這一點恰恰做不到，這是十分的確的。

「現在」尚有第三種——並且是最大的一種——困難。馬克思的著作從頭至尾是由一個模型中出來的；他的學說的各部分是密切結合的，不知道其他「部分」，便不能够正確懂得一部分。凡開始讀「資本論」起首幾章的人，自然不能知道以後諸章的內容，如果他沒有研究三卷到底，他必定從這種學說中獲得一種錯誤的印象。

這種困難更因馬克思未能完成他的著作而增加了。只有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是由他親手做成付印的。其餘兩卷是於他死後才由他的友人昂格思付印的。然這兩卷並沒有達到可以付印的成熟「程度」，所以昂格思對於馬克思在草稿紙上所寫出的思想的概要，屢屢插入書中。結果便生出無數的重複。凡不知道這一點的讀者——平常人不能够知道這一點——看見同一思想總是用別樣的言辭表現出來，至

於十次，十五次，或十五次以上，於是心中甚爲奇怪，不懂這是什麼緣故。結果，甚至於專門的學者通常只讀到第一卷爲止，於是馬克思所要說的東西，自然就被誤解了。至於平常人更是如此，例如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者或者用他們最大部分的閒暇時間讀完第一卷，但第二和第三卷，他們就棄置不顧了。

【註一】第二卷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三卷分爲兩部，于一八九四年出版。

因上述這些理由，我在大戰許久以前即已明白看出：將『資本論』通俗化，使那些渴想知道此書內容而又不能以研究此書爲一己生平工作中一部分工作的最大多數人能夠了解，這是一種迫切的急務。然此處要弄明白的，就是，這並不是指馬克思學說的通俗化，即由另外一個人在一種獨立的著作中用別樣的語句，去描寫馬氏的學說，使人容易了解。像這樣的著作已經足够了。（可惜此等著作常是不完全的，因爲著作者自己只知道第一卷，而認其餘兩卷爲非必要的。）上面所指的，是要讓馬克思自己說話，要將他自己的著作，他自己的語句，表現出來，使每個人稍微花費一點時間和勞力就可以了解的。

自許多年以來，我的心中即已懸着這種任務。【註二】此次大戰及其強制的閒暇，予以擔負此任務的必要時間。我現將此任務呈諸公衆之前，並且還應說明，我因什麼理由自以爲能擔任這種工作，我怎樣達到這一途。

【註二】 例如考茨基和愛克斯古（Eckstein）的所謂【資本論】『平民版』所力求解決的，又完全是另一種任務。這種平民版只限于將【書中】從外國文輸入的文字使之德文化，將外國文的引證譯成德文。此版至今只有七百大頁的第一卷。第二和第三卷的困難點更大，殆難用同一方法作成出來。即使此事是可能的，於是會再出一部二千頁的書，只有那些爲此目的儲有許多時間和金錢的人才能深造有得。

論到我對於這種工作的能力，我認爲必須說幾句話，這只是關於大戰結果德國所造成的政治狀況的。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那些不贊成我的政治活動的人將企圖宣布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對於馬克思沒有何種了解，不配擔任這樣的一種工作，這是我預先看

到的。我對於他們要首先摧其鋒銳，這也是特別爲免除他們在這種企圖中必定弄出的羞辱起見的。因此我簡單報告下面一件事。

我著的『經濟學的基本概念』(Die Grundbegriffe der Wirtschaftslehre) 這個小冊子於一九〇九年出版，其中含有馬克思價值說和剩餘價值說通俗化的文字。漢堡回聲報 (Das Hamburger Echo) 當時轉入本黨的最右翼，因此對於我所代表的一個方向是站在正反對的地位，——此報至今仍由當時的人編輯——此報於一九〇九年二月七日對於上述小冊子有如下的議論：

『有人稱繙譯——特別是將詩集譯成另一種文字——爲一種藝術，這是對的，在繙譯中不應喪失原文的神色氣味等等，所以繙譯並不是像許多人所想那樣簡單的。一字一句的死譯是達不到這

種境界的；反之，〔繙譯〕須時常離開原文所表現的方法，擇取譯文中有同等效力的句法。

列新 (Lessing) 在洛確思 Lookoon 一書中對於各種藝術所發揮的法則在此處也是用得着的。

如沃斯 (Voss)對於荷墨 (Homer)的繙譯，基爾德梅斯特 (Otto Gildemeister)對於擺浪 (By-

ron)的頓雷恩(Don Juan)的繙譯就是些例子。這兩種〔繙譯〕沒有其他一切〔繙譯〕正癖，沒有那樣逐字逐句的真實，然就精神講，兩者是非常真實的，因為他們把原文的本質和特點都栩栩欲活地反映出來了。

『即科學著作的通俗化也是一種藝術，許多人自己覺得配做這種工作，可是很少人真能中選。單將〔原著者的〕思想簡單抽出來，是決不夠的。在許多地方，必須將全部材料施以一種形態上的改造進程，在敘述上，分類上，和配置上，都依照自己的方法。』

『科學與博學不是相同的東西。』

『科學上自出心裁的著作通常是由許多博學的思索佈滿的。〔其中〕理論似乎不是有系統的完成品，但是將成品，著者以自出心裁的和辯証法〔的方法〕，依種種特別的見解，發揮這種理論，並且對於反對的理論常是作爭辯的。這樣以及其他容易使一般學者和平常人流於錯亂的附屬部分，可以除去並且應當除去，然後在純粹的形態中和邏輯的連緒上，將科學的結果表現出來，使每個人容易了解。只有這種〔思想的〕產物——非博學的工作進程——是應當表現出來』

的，其內部的基礎也自然不在排除之列。然對於這種附屬部分如有有興趣之處，可以作為特別的附錄。

「通俗化的著作第一應當只以重要的為限，即〔注重〕主要的思想，不要使材料堆集得太多，超過羣衆接受的程度。」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用具體的例子，用生活中容易捉摸的例子去解釋抽象（的議論）。許多人對於困難和複雜材料的概念很難索解；只有說明這種概念——凡是的確不應當省去的——又加以觀察，使之顯明，於是這種概念侵入腦海中，不是糊糊塗塗的，但是清清楚楚的。信神所持有的堅固態度對於將抽象的概念人格化一種事實有不少的根據。」

「上述的表現如果用其他領域中適當的比較說明出來，便更妙些。又插入少許諷諧，足以使全體生氣勃勃，引人入勝。」

「以上所說各節對於口頭的通俗演講也同樣是真實的。」

「我們得讚美博洽德的著作，心中甚為愉快，馬克思經濟學的中心思想在此著作中是很巧妙地

描寫出來的，就大體講，完全是在上述的意義中通俗化的。例如剩餘價值說的諸點在第一頁中是怎樣簡單明瞭撮要出來的：「資本購買勞動力，並且對此付出工錢。於是勞動者工作，產出新價值，這種新價值不屬於他，但是屬於資本家的。他必須工作若干時，藉以償還勞動工錢的價值。可是他於償還此價值之後，并不停止工作，他在這一天中還要做幾點鐘的工作。他現在所產出的新價值是超過勞動工錢額，這就是剩餘價值。」——關於價值，勞動，以及資本利潤的詳細說明，是特別排在分列精密的六章最後兩部分中的，其描寫能為一般人所了解，不亞於上述剩餘價值的例子。

「關於協業及分工用少數句子表見其歷史的發達，因為這是更容易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張本」，如此，此題的說明便不致有困難。

「餘此類推。」

「著者——和他在序言中所說的一樣——不是要指示經濟學一種完全的系統，但是要指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所種下的根本思想。關於這一點，他有很好的成功，我們對於一般於經

濟學上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正確知識的人，極熱烈地推薦這部書，作為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之

用，這是我們毫不遲疑的。」

上述的議論對於我擔負本書工作的能力問題可以說是一次解決了。此外還要加

說幾句的，就是，自從我專心致志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以來，現已三十年了，我受不律塞社會科學院的委託（與比國同志汪德里特—Vanderlydt—同負此責）將『資本論』第二和第三卷譯成法文，【註三】也已經快二十年了。

【註三】一九〇一年在巴黎出版。

現在對於我力求用何種方法去解決橫在我面前的任務，還要略說幾句話。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必須力求將馬克思自己的話表現出來，我的動作只限於省略與次序的變更。上面已經指明過，馬克思著作的難懂，一大部分是由於要正確理解一部分，必須已經真正

知道其他一切部分。『第一卷的』最初幾部分對於初次鼓着勇氣去讀的平常人，好像是用中國文做成的，這並不算是過分的話。這種『難關』恰由於他對於此著作的精神與觀察法，還是絲毫不知道。要將這種精神和觀察法介紹給他，須知道第三卷中所含的重要議論。因此，我起初即明白看到，我必須將『馬克思的』思想及其論說的次序，完全顛倒過來。第三卷中的許多節段必須完全放在前面。我對於散見各章——常是彼此相離甚遠——的論說，必須屢屢集合起來，又對於其他在一起的論說必須使之分散，因此自然常常要寫出些承接的文字，然就大體講，總是保持着馬克思自己的用語。

然這種辦法所獲已多。如或有人不辭勞瘁，將我的編纂和原文對照一下，他將驚訝起來，覺得本來許多極難了解的思想過程，僅將其次序顛倒一下，就變成明瞭易解的了。

『其次』省略的效果也不亞於前者。我對於第二和第三卷中無數重複處，只選出一種文字，這是不待說明的。然我的目的決不是將全部著作中一切細目重行敘述出來。『此處』必須有一種選擇，其方法為使讀者在馬克思自己的語句中知道他的全部根本思

想進程，而這種著作的分量又不過大，使讀者望而生畏，或讀完全書，過於疲勞。誰願意「去比較」就可以隨時將「兩者」對照一下，確定「本書對於」重要之點是否有欠缺的地方。我爲容易檢閱起見，特在各章的起首以及其他必要的地方註明「他們是」從原書何部分撮出來的。

雖是這樣，然「本書中」仍有不少的節段簡直是不能沿襲馬克思的用語的。否則此等節段是不能夠爲人所了解的，因此可以說是必須將他們「譯成」德文。此處爲便於檢閱我是否任意改變原文的意義起見，我特將這樣的兩節文字列在下面，作爲證據。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註四〕的原文如下：

在單純的協業中，甚至於在那因分工而特別化的協業中，社會化的勞動者排擠孤立的勞動者一事，總多少像是偶然的現象。除掉後面所述的幾個例子外，機械是只在直接社會化或共

同勞動的手中起作用的。勞動進程協業的特質現在因勞動工具自身的性質而支配技術上的必

要。

【註四】〔此處的徵引出於『平民版』本節的末尾，即三三〇頁。

我對於上節所改變的（見本書一一三頁）如下：

『在單純的協業中，甚至於在那因分工而精密的協業中，社會化的勞動者排擠孤立的勞動者一事總多少像是偶然的現象。機械（除掉下面所述的幾個例子外）直接要求社會化的勞動（即多數人有計畫的共同勞動）。勞動工具性質自身現在使有計畫的共同活動成爲技術上的必要。』

〔資本論〕第二卷第五十四頁中含有下面一段話：

『在資本家交易中的貨幣，如果用作支付工具（如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中才由購買者支付商品〔的價格〕），則那種定作資本化的剩餘生產物不復變成貨幣，但是變成債務證券，變成對一種等價的財產名義，至於這種等價或是已經存在購買者的手中，或是還要等些時期才爲他所有的。』

我對於此節所改變的（見本書三二〇至三二二頁）如下：

「貨幣資本家出賣的商品如果不是即刻付價的，但是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之後，才付價的，那麼，剩餘生產物中應加入資本中的那一部分不是變成貨幣，但是變成債務證券，變成對一種對等價值的財產名義，至於這種對等價值或是已經存在購買者的手中，或是還要等些時期才爲他所有的。」

最後，我希望本書不獨對於了解馬克思有所裨益，即普通對於國民經濟學的知識，特別對於社會主義的事業，都有用處。我這個通俗本如果引起許多讀者去研究原書的志願，那我就是特別欣幸的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博洽德序於柏林的里系特費爾德。(Berlin-Lichterfelde)